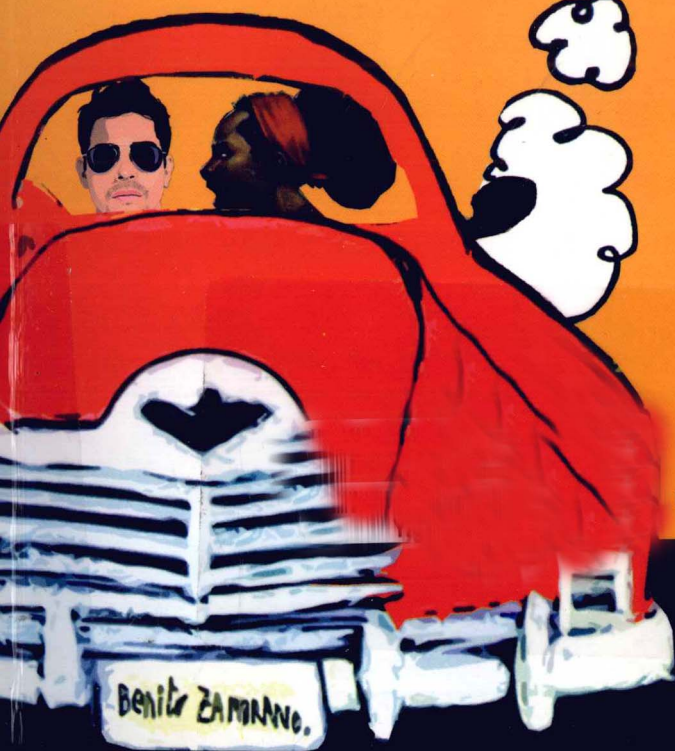


幽灵旅伴 Soul Tourists

【英】伯纳丁·埃瓦雷斯托 著
张 琼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幽灵旅伴 Soul Tourists

【英】伯纳丁·埃瓦雷斯托 著
张 琼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献给我的母亲杰奎琳·玛丽·埃瓦斯托，她是如此的了不起！
人们说旅行开阔视野，可你先得具备视野。

—— G. K. 切斯特顿，《诗人与疯子》

杰茜常常称呼斯坦利为“我的定量分析师”、“斯坦利·石器时代”和“牛津英语辞典先生”，她用自己奔放自由的个性将斯坦利整个地拽出了原来循规蹈矩的生活轨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小说的形式也和情节发生着有趣的呼应，不时地出现散文体和无韵体诗歌交错的书写节奏，甚至还有清单形式的出现，排句式对话的跳跃登场。

这些因素，已经具有足够的戏剧性，不过，作者依然不断通过故事强调：安定造就惰性和乏味，一定要主动寻找冒险，而未知的不定准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好奇和思索。对于生活在固定节奏和模式中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很担忧突然出点小差错的人们，此番阅读，等同于小说虚构人物的旅行。阅读时，仿佛耳畔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提醒读者：上路吧，别再思前想后地犹豫！

确实，颠覆固有观念和期待的故事从来不讲求“闭合”结构，那些讲述恰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延宕”概念，一次次偏离观念的轨道，从不乖乖地配对就位，让语义飘荡在不定中，始终不肯安静落下。

如果读者期待爱情故事，那么，其中的感情经历我们一定不能释然轻松地接受。无论爱情走到浓烈炽热，还是乏味寡淡，其中的阐述丝毫不遵循爱情的美学。孰知，这样的关系会引爆什么？不符合常规两个人，不时开着些不搭调的玩笑，各自的表情也像是漫反射，两人之间除了身体，很少构成有序的交集。很多反应和对话，颇有突兀的碎片感觉。到故事结束时，我们或许依然不知道，两人究竟情归何处？或者，这样的探寻本身就很多余。

《幽灵旅伴》的翻译和再次校读让我不住感慨：斯坦利和杰茜两个人一同从英国走向中东，一路上矛盾争执不断，文化认同的思



人们，大概又会在这次视角和心情不断变换的行走中，体会到“出轨”的刺激和兴奋。

悬念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尤其是对先锋派作品而言，似乎是渐渐淡出的。不过，无论是对于缘由的推断，还是对于结果的设想，我们的期待总是会被作者颠覆。在故事行将结束时，我仿佛听到了她和人物共同的笑声，“瞧，无论是前因后果，你们的猜测都落空了。”

看来，虽然“旅伴”是个复数词，然而阅读到了尾声，我们却发现孤独的重要性，面对男女主人公的最终走向，我们大概会在灵魂深处发出释然的叹息，哦，这样的一次旅行！

诚然，在我们阅读过的作品中，有不少将旅行贯穿始终的名著，无论是凯鲁亚克的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还是纳博科夫曾经耸人听闻的《洛丽塔》。前者对生存的现实和社会体制提出了反叛的质疑，后者则耽情并实验了审美狂喜。这些作品，给凡尘的人们许多遐想与激励，尽管许多人依然读不懂其中的故事。前路我来自哪里，此刻我走在何方，接下来又要怎么上路？这种不确定和疑虑恰恰就是行走的意义之一。

读者的惊讶，或许因为他们对于生活，一直“按部就班”。在这样一次次被颠簸的经历中，虽然人们面对的是实验小说，但至少通过阅读，大家会发现：虚构世界里有一双无形的手，帮我们翻开了不曾理解、不敢尝试的那一页。这个偏离正轨的体验，多少能缓解一下当下的焦虑，还有——学着卸下一直不肯放弃求正确答案的固执。

小说中有一个很具创新的章节，它全部由成本核算组成，有趣的是，作者要证明的似乎是：爱情的付出恰恰是无法用数字和具

体物质来测量的。尽管，这些有趣的成本计算和委屈申诉确实存在，不过，若要当真了，这好像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反讽捉弄。小说明明在帮助人物寻找前生和来世，让心灵家园在地平线外若隐若现，却偏偏要不时地捉弄人，用物质的精细计算来瓦解俗世的精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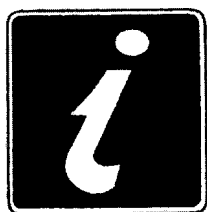
书中多处的旅行叙述让读者心向往之，诗意的语言仿佛音乐般围绕在身旁。一段段历史在个人的重述中再次建构和变奏。那些历史的影像交织着现实的生活，仿佛奇异的织品，在男女两人的旅程中缓缓铺展，也让带着阅读期待的读者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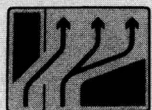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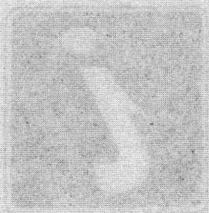
小说接近尾声时，大海出现，仿佛人类的边际总是和茫茫的水域有关。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回到了阴间的英国宫殿，让历史来了一次自我嘲讽。西方文明的主导和支配角色被这次旅行颠覆了，男性与女性的文化互动关系也被颠覆、回转了。不过，若生命和历史真的能有这样的彼岸回望的可能，那么，这一趟旅行真是值得。

当然，我们也承认，大多数人的旅行都是常规而平凡的，这也是比较无奈却安全的常态。冒险与一意孤行是对常规的破坏乃至挑战，但也是对平庸世俗的突破，是平凡常态的偶尔变异，也是对自我境界的突破，而这些，即使仅仅出现在思维和念想中，也是内境旅行的开始和尝试。从内到外，从外向内，从对话到独白，从欢闹到沉静，埃瓦雷斯托把吉卜赛人的浪漫主义流浪精神贯穿在夏日的浓郁芬芳中。

来吧，上路！







目录
CONTENTS



- 019 / 海难, 1987
- 028 / 宛若天堂
- 031 / 飞向陶尔哈姆莱兹
- 033 / 验尸官办公室
- 036 / 墓地
- 041 / 明格斯的单身只影, 1988
- 045 / 意大利咖啡馆, 苏活区
- 061 / 海边的布罗德斯泰尔斯
- 076 / 克拉肯维尔
- 095 / 黑埠的五十一天
- 099 / 别了, 伦敦
- 103 / 法国
- 105 / 高速公路
- 109 / 凡尔赛镜廊
- 118 / 法国王后的卧房
- 120 / 乡村小路上的房车

目录
CONTENTS



- 124 / 修道院
- 132 / 幽灵咖啡馆, 巴黎
- 151 / 卡马尔格
- 153 / 法国路边停车带的早晨
- 156 / 离家一千英里
- 158 / 露营地
- 161 / 海边夏日
- 172 / 哭泣的大山
- 174 / 激怒于橙色广场, 马贝拉
- 181 / 贾巴尔-阿尔塔利克的岩礁
- 189 / 杰茜脑海里的房间
- 193 / 霍顿斯大妈的音乐厨房
- 198 / 大妈餐厅的打烊时间
- 202 / 阿尔卑斯山
- 215 / 美第奇宴会厅, 佛罗伦萨
- 224 / 洲际跨越, 土耳其
- 234 / 光滑如丝的路



奥吕德尼兹杰茜庭院的来信 / 239

1989年夏：庭院预算 / 246

远方的梦想 / 249

沿着记忆之路的旅行 / 251

老伊斯坦布尔 / 262

18世纪的奴隶市场 / 264

苏丹后宫 / 271

营地被弃后的生活 / 277

前线 / 282

别了，别了，奥吕德尼兹 / 286

海底 / 288

东安纳托利亚 / 292

潜入中东 / 299

最高法院 / 306

相对极的黄金时代 / 309

辉煌的海湾 / 312

后记：在温莎的地毯下 / 315





海难，1987

黑墙隧道像一条产道，把我压到了高压密封的河流底下，那条河将城市截为南北两段。

我住在那幢宏伟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百丽宫^①里，每周六一早我都得离开公寓，那里可以俯瞰黑埠广阔的绿色浅沼地。天空能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可无论狂风暴雨，寒流扫荡，抑或澄明湛蓝，恍若梦境，只消长久凝望，我就能把忧虑托付给飘忽的云朵，目送它渐渐远去。

每周，当我进入隧道那弓形的、渐渐下沉的曲线，当车前灯缓缓向下，车窗因潮湿的水汽而关闭时，我就开始害怕，害怕最终被推出隧道的那个时刻。我无声厉叫着，攥紧拳头，瞪着双眼，直到肿胀难受，脸色铁青淤紫，活像小个子拳击手，等着进入狗岛那轰鸣的交通潮流和糟糕的空气中。那里是去我父亲住所的一条捷径，他老人家就像一块发臭的牛肉，正在腐烂枯朽。

街道呈明显的下沉状，我在那里仅有的一座房子外停下车，关掉引擎，静默片刻，调整一下情绪。我仿佛坐在海底，面对着一场被长久遗忘的海难。



① 百丽宫 (The Paragon)：伦敦一处著名的公寓楼。

.....

父亲住所的屋顶夹在外表相同的一层楼平台之间，上面的瓦片盖得参差杂乱，屋顶两边都有亮闪闪的窗户和修剪整齐的树篱。窗玻璃是四等分的，窗框黝黑开裂，边缘残留着香烟焦油的污迹。一堆砖头叠在父亲的花园中央，它们是从街道围墙坍塌处拿来的，高高地堆着，就像一座废墟，耸立在杂草和修长的青草丛中。通往前门的小径上石板错落，我像往日一样，被一个高大的绿色垃圾桶挡住了去路，一周前清洁工把它前轮悬空地暂时搁在了那里。

我往上踏了三步，台阶是碎裂的，朝右边下陷着。我按响了门铃，透过信箱朝里望去。潮热的尿骚味直冲鼻翼，幸亏还不是尸体的腐臭味，这我还辨别得出。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进去了。

十二年前，父亲搬到此处，不过顶层根本没人住过，屋顶已经开始下陷。父亲买下这里，因为原来家中到处都有珀尔琳的幽灵：

珀尔琳

每当他午夜时分从“劳动者俱乐部”返回家中时，依然能听到她的声音

“嘿！你还知道自己有个地儿住啊？”

珀尔琳

她烧饭的气味依然充斥着厨房，平底锅里的大蒜和洋葱被油炸得嘶嘶作响，炉子上炖着咖喱羊肉，烤箱里还有他爱吃的朗姆酒水果蛋糕稍后品尝的小东西，甜心派

珀尔琳

她的古董菜刀——光滑的象牙把手，放在抽屉里积了灰尘，因为她



每次拿起刀来，都会觉得她健壮的双手正深深地切入数百只肉质丰厚的火腿，星期天的大块烤肉，腌猪腿

珀尔琳

她说我遗传了这个天分，它传承于她的母亲家族，绵延了好几代人，
即：具有别人所无法拥有的眼力
他们迟早会发现你的，斯坦利

珀尔琳

她早就怀疑我已经了解此事，可就是不想承认，对我都不肯，即：有时候，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没觉得是一个人

珀尔琳

她对着为祖上点的还愿蜡烛说话，蜡烛会在他们卧室壁炉台上方印着玫瑰花蕾的墙纸上留下烟熏的痕迹

珀尔琳

她喜爱的卡里普索^①会在午夜自发响起，克拉斯福德惊醒后激起一身冷汗

僵尸大露营^②，就在伦敦的墓地里，
他们唱者“背靠背，肚贴肚，
啥都不在乎，反正都丢了命。”

~~~~~

① 卡里普索 (Calipso)：特立尼达岛上土著人即兴演唱的歌曲。

② 僵尸大露营 (Zombie jamboree)：奥康纳 (Winston O'Conner) 于1953年推出的歌曲，由金斯顿三人组 (Kingston Trio) 唱红。



当他把法兰绒衣服挂在她穿旧了的绿衣旁，那绿衣又硬又脆活像旧纸板，就听到她说，要是破洞了，那我就去买件新的。

当他打开浴室的柜子找阿司匹林时，里面尽是她的药瓶、药剂、药膏、软管、绷带和石膏。

当他在衣柜里翻找东西时，会把她衣服的腋下部位放到鼻子底下，闻闻尚存的混杂着香水和化学药剂的味道，那气味出自她的毛孔，依然折磨着他。

珀尔琳

她的牙齿还存放在床边小几上的毛玻璃杯里，就像深海里孤独的贝壳

珀尔琳

她的假发兀自立在梳妆台上，是她头发掉光后买的；他把脸埋在当中，还能闻到杰克斯牌发油的气味

珀尔琳

她的拖鞋还放在床下；每当他趿上拖鞋，就仿佛感受到她粗笨扭曲的双腿正艰难地运动着，而她左脚的拇指囊肿则朝前突出

当他打开她的尼龙长袜，就看到膝盖和脚踝处松弛的膨胀，比原尺码大了一倍；他沿着走廊往前，就会看到她的夜用急救包搭在大衣衣架上，因为它没在医院里及时派上用场。

父亲的新床依然包着塑料罩，新浴缸倒放在空荡荡的浴室里，

